



穆考功道遥園集選目錄

第十六卷文類六

墓碑一首

明勅封吏部驗封司主事成公墓碑
銘

墓表一首

贈貴州道監察御史蘇公墓表

傳一首

徐侍御傳

行狀一首

明通奉大夫奉 勅總督倉場督理

西苑農事戶部右侍郎潭西呂公行

狀

第十七卷文類七

祭文一十首

告神文

祭桂巽川太守

祭王四槐太夫人

祭·勅封郜母邵氏

祭劉母趙氏

祭成封君近川

祭趙參知

祭魏崑溟

祭韓兩峯

祭鄭南浦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目錄終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六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太倉罔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六

墓碑一首

明勅封吏部驗封司主事成公墓碑銘

成封君者憲副成君之父也卒之既二年葬矣

而墓左麗牲之石尚缺而未文乃憲副君以余
為通家悉公芳行走書役之又李驗封之狀可
據也則余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山右澤州人
年初姓成誤為程今復改初姓父凝所公有大
志不遂生三子長官季宰公為仲初娶朱安人
生憲副次娶王安人生蘧及道公初業儒乃以
凝所公貧請行商東走齊魯南走杞宋大倣計
然刁民之策貲用遂大饒已而季宰登乙卯乃
取濟寧券焚之久之憲副登甲子鄉試公又悉

取家中券焚之人咸謂公市義一之已甚矧至
於再乎公曰吾豈豪宕不慮家也哉願吾始之
行商者為養道不給也今貲用頗饒而又子弟
悉登第行且有祿食何養道之足慮且吾聞天
福不可重人利不可專末之大者傷其根實之
多者披其枝吾家披其傷矣又何市義之敢云
迨幸未憲副君登第初授廣昌令廣昌古飛狐
地人習金戈不文公以迎養至則附中州經義
數百卷散之學宮自是荒裔人士始蔚然向學

進遠園集選 卷之七 四 三百卅四
矣既憲副君以才改令南陽南陽故多豪民有
一豪雄於貳連諸王孫為鼓鑄之奸憲副廉知
其狀欲寘之法豪陰走河北齎千金欲遺公求
解公聞之大怒立遣健僕擒之其人遁去不知
所往公虞豪急而為變乃貽憲副書曰捕龜鼉
者不必窮之淵逐豺狼者不必窮之山縱之其
所而已又往見為政者專以鷹擊毛鷲此猶大
戟去水葶蘆愈漲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爾其念
之憲副君祇公教一時大豪俱化而之善乙亥

憲副令滿考績封公為文林郎朱安人王安人
贈封孺人丁丑憲副君用治行高第召入為吏
部郎北上過里公不為色喜第曰爾自邑令而
遷吏部猶之舍擔負而扛巨鼎責至重也吾聞
重任難負行百里者半九十爾小子其勉旃哉
憲副君唯々久之憲副君為吏部廉直有聲不
私其里人公聞之輒喜曰茲吾志也然終以直
道忤時而參議東省公聞之曰圓枘而方鑿宜
其不入也吾與爾安之明年值國有大慶封公

承德郎驗封主事二孺人晉安人壬午 皇子
生詔中外吏父母已受封者服色皆如其子於
是公得加四品服色當是時季子道與伯兄子
文選皆登鄉舉弟宰守睢州倦而歸此三家子
弟共十數常以杯酒侍公公戒之曰吾家大盛
爾輩又豪爽不羈人多忌之宜加聯屬以禦外
侮故五指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握也爾輩其勿
忘余言由是諸子皆唯諾人聞之無不服公遠
識癸未憲副君兵備薊鎮過家見公年高謀請

告公不許曰乃公善飯無恙欲留諸子侍卑騎
往公復不許曰爾以爾子侍我謂二弟何復諭
之曰薊鎮內護神京外接遼海土蠻窺伺三衛
反覆九邊之任獨此最難故兵備者所以佐督
府而身先其任者也吾聞兵事所尚在持重與
用人而已故李牧屯保田畜遂能養威於一擊
李廣飛將著名而胡兒至不敢射鵬爾小子果
能持重如牧而得士如廣則它日吾且北首燕
駘聞爾鼓行奏凱也何乃翁之是慮耶憲副君

乃行明年甲申公忽足發一疽請醫皆不效病
革之夕乃正襟端坐二子請遺言公曰人生不
得行其志意即彭喬亦天吾藉爾曹稍一行之
死復何恨且吾尚憶始而請於爾王父云宰也
試之身吾與伯也俟之後而今果如此吾其有
顏以見爾王父於地下也復何言乎遂不起公
美丰度倜儻不群有深識朗鑒能品隲人物隱
微如照自奉纖儉至款客則務豐潔平生不嗜
樗蒲之戲惟義所在則赴之如流津梁道路歲

捐貲修之臧獲大小咸得其歡里中無賴望門
改行卒之日有設主而尸祝之者則王彥方陳
仲弓之化將安是過乎余雖辱公通家然不識
公而友人郤蘇二侍御則每向余譚其行故余
得採而筆之不盡據驗封狀也銘曰

於維成氏爰自高都避亂移家乃即於蒲數傳
及公學書不遂行商湖海家饒貲累子弟登科
兩焚其券千金市義嗤彼鬻販冢君作令教之
循良兩地馳譽並駕龔黃再秉銓曹聲名焯燿

公時督之清通簡要出叅薇省教之藩宣擢憲
北平坐為籌邊俯仰無累日娛杯酒弟子為壽
酌以大斗公雖醉止不廢教言知雄守雌以昌
後昆邑里化公無蛇無虺方效遐祝乃乘箕尾
金紫榮名燁々在人山嶽不改河漢無津公其
談笑歸於玄圃次第黃麻以被原土

墓表一首

贈貴州道監察御史蘇公墓表

蘇公東呂者吾友侍御民望之父也蓋 今上

龍飛覃恩令臣下各得貴其所自故公以侍御
貴 贈今官云公卒之次年瀕葬侍御君乃致
書於余曰先大人往矣不肖孤抱恨終天即死
無以自贖然所冀以少能自盡者特為先大人
圖不朽事耳願志銘已託諸濟南殷少傅公竅
諸玄室矣敢復徵表於執事夫侍御君言若此
余曷忍辭按志公諱動字時變別號東呂公賦
性溫克外和內剛幼而向學值父遠遊為母奔
走薪水遂廢業而族黨又凌轢公家道益衰比

公弱冠乃躬耕作苦家道復饒向之凌轢者亦且漸息而侍御君生矣侍御君學於鄉公欲就邑中家人輩重遷移不欲往公奮然曰若輩不見商者乎商者必居通都大衢則貨賄乃通吾邑中則學士大夫之通都大衢也柰何令兒守一鄉而與一學究決乎乃竟往未幾而侍御君為諸生每試輒冠食既縣官公稍不為喜曰盛名恐不能負耳及侍御甲子貢於鄉戊辰舉進士公始稍解顏已而且悲曰吾少讀書無成

兒若此庶幾可慰爾祖於地下矣侍御初拜官刑部主事擬由傳迎養公公却之曰爾初拜官未有以報國而父即享傳食之榮殆未安也竟率其僕二人從一騎以往侍御君為刑部歲餘改令官秩赫然顯矣爾哽咽向余曰吾所以得有今日者吾父式穀之功也吾方日夜計其滿以徵封章柰何復奪其半俸而久令吾父為布衣乎言訖淚數行下余為欷歔者久之及東呂公知侍御意則馳書諭之曰人臣患不行其志

不患不遂其私免向為司寇郎則盱夕抱按牘
已耳今改侍御庶幾得以白簡論天下事為天
子耳目臣兒果無負此吾即老死布衣甘心也
兒其勿以我為慮垣邑郤侍御永春有風稜論
罷巨姦余明石給事星批逆鱗進諫被榜掠兩
人俱有海內名侍御君與此兩人善居嘗與公
談及之公曰兒其亦務自樹勿辜若職為里人
中下也即有不虞吾不難為范母矣侍御君奉
教唯々追按河南遂彈落一大猾竟以此致歸

果無負公言矣先是侍御奉命清勾山東南直
軍過里省公因請所以清勾狀公曰吾聞清勾
者務以滿數為期遂為窮搜之謀其勢必至旁
及戚屬佃戶而無辜受其擾者及其所得則又
老弱不任戈干徒取充數而解戶之苦益不可
言兒其矜恤民隱寧寬勿嚴慎勿緣此以博風
力也繇是侍御君跽奉教惟謹竟不擾民而民
感侍御各爭出隱匿所得反最於他部方侍御
過里時見公有微恙即圖為侍養計公聞之強

起曰奈何預計而翁不祿乎吾疾固無事也侍
御見公固不從尚健飯又計役完得封遂行後
公果以前疾侵尋至某月某日卒而未卒之前
月餘則 覃恩詔下公已知有侍御史之封矣
嗟！人固有一死而死貴不朽若東呂公既已
生子侍御而教之登第及至蒞官任職而家庭
訓植之言又有古人所不能道者卒令侍御所
至遺芳譽而併貴其身則天下後世知侍御者
孰不知公即謂公與天壤俱存可也其真不朽

哉是用表其行之大者如左於以風天下後世之
為人父者其他懿行尚多具在志中不盡述
傳一首

徐侍御傳

徐侍御公長垣人也名大壯字子貞祖以來未
有仕宦者公不席門地獨以麟經起家庚戌
進士歷淮安節推為河南道御史故人謂之徐
侍御公云公為諸生及為節推皆有奇節可紀
以其載在志銘不具論第論其所以為侍御者

公初為南臺御史巡下江屬有海寇侵暴甚急
公陳相機城守數事大有蕩平功而

世宗皇帝有文綺白金之賜後居父封君公憂
服除改為河南道御史以嘉靖某年後湖廣時
景恭王以世宗皇帝愛子出封湖之德安郡
恭王本賢王而二大璫故挾王之威以煽虐於
湖人諸司咸凜然下之公至則以禮諭王凡
有所啓輒被嘉納而二大璫亦有所戢而不敢
肆湖人始稍々有生氣焉未幾而王薨逝上

痛悼不已震怒於地方諸院司以為或有傷王
意者人人咸抱不測而二大璫又欲挾上之
怒以恐喝於院司語數侵公公從容語二大璫
曰吾與諸司所以為王守封疆者也封疆有事
吾與諸司共任之公等為內供奉所以保王躬
者也王之不豫咎在公等吾為執法吏且思有
以陳之也公等顧安有所委乎由是二大璫愈
益畏不敢復言事遂已時余為行人以上命
遣往湖中為王掌喪儀行時元輔徐公少輔嚴

公咸謂余曰湖人苦湖田久矣子往其以是語
徐侍御亟奏罷之勿再令他王請得之為害無
已時也余唯々行及湖首以語徐公公為踴躍
曰此吾志也第虞當事者弗之任耳果若公言
則為了此無難矣乃立具疏上之竟得罷焉蓋
湖田者乃湖地之邊江者也時暉乾民佃之者
頗以為利全湖可計萬餘頃先是二大璫勸王
悉請為府田歲自收租其水潦毋論也租吏下
鄉暴若豺虎湖人皇々不安將圖為亂故公一

聞余言而即請罷之湖人至今賴之耳時同邑
郤君為南陵令趙君為其縣令南陵隸南都而
近湖其縣為湖屬邑公於郤君則遺書南臺延
其譽問而又念趙君先垂翅臨穎虞其不振而
極為薦詞必期引之北闕下公又不欲二君知
而以余言及之始出其書疏觀之時在承天署
中也余為之咨嗟嘆服久之後郤君亦為河南
道御史而趙尋擢太僕丞咸用公力公初不識
余聞余入湖則即以人逆之襄陽已又逆之郢

中已又逆之於德安及相見承天郡則握手驩
若舊故坐移日不去語刺々訊其故人長老訖
而後及其子弟其家事不問也次年後完復有
山東之命過里中稍病痰乃力疾而往至澶
淵則念王公子田之寃而哭之哀欲為伸之而
東省臬司有大蠹者先期乞書求免而公弗之
許風采英々人想見之在役凡四越月而疏九
上皆國家大事乃忽於東昌署中寢疾而子希
庶奔至猶諄々以國恩未報為言而不為承訣

之詞則公之矢心奉公真可謂死而後已者矣
死之日為某年月日壽才五十有二後二歲乃
得祀於蒲之鄉賢祠穆子曰余嘗過蒲詢諸其
長老云徐公為儒生時則木疆人也及余觀其
所施為則卓乎有超世之見而毅然不可欺下
即古之所謂埋輪請劍者弗能過又似非木疆
者所能豈太阿龍泉方其在匣則斗文弗耀而
一試之虎豹犀象迺見利乎司馬氏有云劍斷
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徐公之謂與而區區

以平居論士者何其淺於知士耶公尤能愛惜
人材樂道人善必期於成就而口不言功此又
近世之所希邁者凡此皆足以不死然竟以中
年客死則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耶

行狀一首

明通奉大夫奉

勅總督倉場督理西苑

農事戶部右侍郎潭西呂公行狀

呂公易簀之夕乃呼其子延詞榻前囑之曰吾
不能為叔孫氏所云三不朽之業然所以飭躬

勵行自公頗無愧於朝宇鄉里之間今七十
餘且死夫復何恨獨念平生交游與東明穆石
二公最深二公節義文章光寰宇不虛美不隱
惡今之所謂司馬氏也誠得二公一狀之一志
之吾即死不朽矣爾輩其圖之於是公就木之
三日後延詞後跣以其翁遺囑來乞狀余慟翁
之長逝乃頓足泣數行下已乃哀其遺行為狀
以付石公志之公諱時中字以道號潭西大名
清豐人遠祖浩高祖延訓皆稱長者曾祖鳳為

邑庠弟子員以儒行稱配杜氏生祖應魁配閻氏生公繼配趙氏生時若公未生時閻常夢日月已而誕公公幼有至性事曾祖曾祖母及祖父母孝稍長讀書了悟祖母閻每見大官過里羨之公笑曰是奚足數吾尤欲效田文氏大吾門也十六歲入庠為弟子員即有聲十七歲母閻逝哀毀幾不能存服闋適郡守高公金里選一見大奇進而督學少南謝公益復奇之取畿輔第二人食餼應試弗第歸益奮勵讀書歲丁

酉舟行赴試有鯉躍入公懷果領鄉薦越三年辛丑舉進士年二十七時華陽溫公仁和江陰張公治主試事皆異其才迨廷對公卷居第十二與進呈首卷為朱公凌肅皇帝謂朱國姓嫌凌名置不閱繼進則狀元崑山沈公坤也乃易公為二甲二十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每試輒高等元輔夏公言特重之以數拘授戶科給事中巡視光祿寺而光祿寺提督大璫宋姓者乾沒公首疏論之肅皇帝懲以

重辟旋聞母病欲棄官歸省執政不可及訃聞
哀毀欲死服闋補吏科給事中有左春坊浦應
麒附勢舉二士乃元輔翟公鑾子也一時為戲
劇傳之公上疏發其事 肅皇帝疑無據禍且
叵測會得戲劇用乃褫春坊職而黜二士名併
罷鑾一時駭震 北闕下又吏侍缺而崔禮侍
桐許禮侍成名各攘臂欲得公具疏彈之大都
謂官之陞除權在 朝廷人臣侍命不宜自求
軒輊乃茲二臣之爭譬猶行商賤賈坐窺市井

適值寶珠則手執攫之耳臣竊耻之疏具元輔
夏公聞之駭曰是疏引大體一上則二人不安
其位矣 旨下果皆革職又遼東孫巡撫檄以
失機降俸管事公以為罰太薄疏之曰遼東為
國家左臂關係甚重檄肉食革乃先事無料敵
之智臨事無克賊之功又謬為罔上之辭有臣
若此將焉用之檄遂伏辜落職尋擢刑科右已
改兵科左已攝兵科都給諫事值邊警大至諸
撫臣上疏告急及百司條陳堵截事宜日紛集

如蝟公應之咸中竅故事邊帥率行賄虜中令
移它所倖免失事又擁兵觀望虜來不戰虜去
分功公一一發其事疏之主在必戰 肅皇帝
震怒罪邊帥數人行公說驅羽林士決戰於都
城之外虜遂遭大創奔北數歲不敢入是所謂
庚申之變也而公功為第一焉李公本張公治
同時趨進東閣特 賜肩輿衆議騰沸莫敢先
發公具疏並論之引尼父惜繁纓事 肅皇帝
始而恚之曰此曹豈妬二臣相欲自為之乎已

而悟遂奪二臣肩輿令乘騎行京師人目之為
騎馬宰相已又上吏治民情疏內有不教太子
輔臣容悅二事偶與 鄭藩語合疏乃留中不
出已錮鄭藩於高墻而書公名於 御屏及
莊敬太子薨逝方士陶仲文上疏慰 御批有
厚院呂時中毀謗朕躬之語一時廷臣咸為公
危幸 肅皇帝仁明無我終弗加罪公居省凡
七年所上疏凡數十皆國家大事且載史冊內
而所為批逆鱗蹈虎尾幾不免身危者至今談

之猶令人變色也後以刑科都給事中叅藩關
右關右逼戎狄連歲大侵公驅逐賑貸民賴以
寧擢山西按察使執法廉平人無不喜見呂公
者擢山東右布政使會左使遷秩行公乃攝之
以上計天官氏天官氏考公為藩長第一人賜
晏禮部隨擢河南布政使公監允公平人無不
愧且服者已擢應天府府尹適景府之國計
費繁數萬公節省十分之七事已即批還各府
人以為公心事若青天云尋改順天府府尹未

幾擢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右侍郎先
是總督者多以私奉貴人又與富商大賈交公
悉停罷不行坐是忤當道意會奉例自陳票
擬致仕疏上值肅皇帝方禳禱不省已見票
乃降札曰陰雨連日雖俗為麥收第久晦併雪
恐災患不止小民日當和霽為順呂時中以何
黜云閣臣惶懼乃依違荅之外廷殊不知也公
回籍方四十九歲自是杜門約三二長者與弟
時若做洛中故事為老人會倘得杯酒以詩文

自娛其所為詩有貞元大曆之調余頗采之明
詩集中余和公詩亦頗多刻逍遙園集中公嘗
過余登遲鴻臺嘯咏累日余亦過公為三日飲
去復追隨於邑南十里雉臺拊膺四鎮縱蒼鷹
逐狡兔割鮮而食為少年之游余因知公不獨
長厚又詞客節俠也假使盡公所長則其勲業
所建詎止是也哉然一時當路交薦數十次公
竟不出則殆有悟於南華老人河上公之指矣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七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太倉同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祭文一十首

告神文

維萬曆戊子歲不肖孤鄉官文熙若父若母相
繼淪逝父業已備葬具襄事而母新喪尚之一

木日夜憂之。廁聞邑西二先賢祠有一古梧，垂百餘年，足稱喬木。孤即貽書邑侯朱公，欲蠲貲十金以易此木。朱公報書云：足下兩捐千金，活一邑赤子，神人胥悅，何惜此一本而不以報足下？其價貲焉用之？第木在祠前為神物，君其告諸神，往取之。孤聞之，泣下唯：乃為文投之。其詞曰：昔魯文姜樹美檟於東門之外，以為已槲，即今之所謂楸梧也。乃我二賢祠前實有此木，高可尋丈，大可十圍，亭如蓋而匠人時

聒，謂為神木，咸不敢取。故此木得終其天年而風雨之所摧挫，雷霆之所振擊，蓋不知其幾矣。孤思天生佳木，必有所用，過時不取，將必反化而為薪，甚非二賢公物之心也。孝子為親，不苦難致，而邑有良材，乃漫不知求，亦非孤之所以盡其心於親者也。故茲因孤母勅封孺人陶氏告逝，乃特請於神，祈此良木以為藏骨之用。孤將為神重修祠屋，以備俎豆之觀。夫神之鑒人，惟在於誠，胡有望也。母之得木，惠重千金。

胡可報也然而妄欲以此易彼者求望之情報稱之意固其不容自己焉耳我二賢夙以純孝教我又以禮樂教我孤為母之情或以近孝報神之意或亦近禮二賢其庶幾不我拒乎又昨大司空石公曾為孤二親市二油杉為壽具價二百金市已成而孤二親不欲重廢司空公乃固辭不受今倘得微惠明神則亦不辜二親辭讓之心而重有裨於司空公之意矣蓋江南重杉江北重栢固知梧櫨之美而梧多半枯櫨多半死故購之者恒以為難由此言之則神惠詎可量哉

祭桂巽川太守

我聞長美屈於短造詎不然耶公江右英髦早年甲第筮仕祁門載登郎署民事既康戎功復著簡在帝心遂擢侍御繡斧西臨至於晉陽威行豪右恩被善良鴈塞風清虎旅鷹揚文武才猷屢見封章上念畿輔乃使為郡公既蒞止恢乎投刃抑彼霜威以成惇信惠先鰥寡學

開後進民曰我父士曰我師養我誨我邦人賴
之公有實惠於民匪欺民有實感於公匪私公
方考績達於宸聰璽書褒最黃金賞功長轡
駸、譽問隆崇追蹟潁川並美扶風胡天不憖
奪我良守仁愛若公乃令不壽驥未展足狐不
丘首哀我人斯如失父母嗟、我公有親在堂
子未成名官祗空囊宜脩而短宜福而殃我陳
楚此為問穹蒼

祭王四槐太夫人

曰惟夫人之孕秀兮爰自瀛水之陽育德華族
兮夙具乎貞淑之良乃適王公兮允為維德之
行佐公宦履兮各隨在而顯揚公領牧於蘇臺
兮實維繁華之鄉夫人佐以澹泊兮清風可繼
乎南陽公秉鉞於雲中兮虜囚正值乎猖狂夫
人佐以籌畫兮兵威遂懋著於疆場有子四人
兮俱蘭昆而玉季合以前子兮愈蒸、而翼、
夫人撫之如一兮恩愛篤至中有四槐兮賦質
特異夫人教之兮恩常掩義中遭家難兮與公

相背日夜撫孤兮身心勞瘁以故四槐力學兮
早登危第首試華封兮載躋銓署夫人相從兮
時勸教甚子善厥職兮母有令名 紫誥重頒
兮身被寵榮正宜膺遐算於未艾兮日享祿養
於三牲胡奄焉以乘鸞兮溘埃風以上征某等
通家情深鄉誼念重聞仙訃之載臨兮欲叩天
而代控知大數之難移兮乃撫膺而號痛緣山
川之脩阻兮無能為雲車之相送遙陳詞而薦
酒兮聊以表蘋藻之末敬

祭 勅封郜母邵氏

維靈蕝秀蒲陽陶質望族女德夙備里稱貞穆
爰歸郜氏婦道克勤盱夕不暇以相夫君夫早
不祿遺姑及子家道艱難惟誰之恃孺人肩之
薪水自供績紡為業無間春冬姑寒母衣姑食
母哺姑病母扶姑喪母具二孤榮：惟母之號
孺人撫之罔憚劬勞長男永年督之明農盡力
壠畝家計日豐季男永春早歲業儒克成父志
大對 彤墀南陵試政績懋循良載擢玄武角

奮神羊彈射墉隼屢光有中 天子嘉之群寮
聳聽凡此風節咸藉母訓於 國為忠於母為
順忠順無失全德乃成子有令望母著賢教
勅命自天邑里炳耀徽號特錫無揚節孝譬彼
崑松冰霜幾經元化滋息乃產木苓胡不百年
久膺多祜雲輶停駕光收寶婺壽非不遐衆猶
未厭矧我子輩曷勝痛念椒漿遙致為賦九歌
菟乎來歸瞻望滂沱

祭劉母趙氏

惟靈發秀南華誕育儒宗結禰承訓紀配劉公
公方家食夫人翼之遂獲 大封以鼎所期公
宰吳邑實惟大邦爰因內贊以躋龔黃公為侍
御昂藏柱下夫人隨之夙心頓寓 天錫寵命
翟服棣 宜登遐算永偕厥儂云胡一疾遂至
不起菟羈他鄉骸返於里嗚呼靈在芳齡何其
遽已有女少小誰其是恃苦莫苦兮生死違悲
莫悲兮恩愛遺鵲巢完兮居者非吊者盈閭兮
泣下沾衣我賦楚些兮菟乎來歸

祭成封君近川

蓋聞龍門之水衍自崑崙九折至海因流識源
猗與我公幼富書史揚馬才高宜掇青紫乃留
餘慶以貽後人天鑒有德子嗣振々震子益齋
早躋膺仕銓郎水鑑公惟教只繼參東省亦云
炳耀公復勉之期登華要迨至觀察驄馬行塞
單于稽顙昆夷奔咏公有喜色旋復憂懼授以
方畧以成坐制仲子懷珍居然流輩季子先登
行奉 大對公膺 封爵邁跡為郎將復大拜

金紫輝煌萬里之途蒞軻自始豈期大數遽以
中止造非不永如難老何祉非不豐如未艾何
吾屬辱交令子誼在蘇李戴酒束芻以陳荒諫
祭趙參知

昔惠子死而莊生罷談郢人逝而匠石廢斧知
已之難蓋自古重之矣余與伯完年齒相如膠
漆之誼三十年餘君方垂髮即有令譽余延之
家與共起居我忘稍長君忘其少對案之暇恣
情言笑酒杯之間時復叫噉相期異日合璧並

耀余早叨第君即繼之京邸過從旰夕莫離未
幾君南余返茅茨大江南北悠々我思君以名
高改銓北部鷹隼凌風驛騶開路既精藻鑿復
諳典故行且握選清通大布乃以疆直出叅涓
水中道引疾脫之如徙歸隱漆園莊生之里故
人相見曰余已矣余有小築寄意逍遙公日來
只曾不須招君飲我酌君食我調春風桃李秋
雨芭蕉君有奇書先假我讀君有美錦先假我
服我有薄田頗裕饘粥聊以分君郭外卜築君

談名理余苦詞賦君時引繩以正余誤玄晏先
生邯鄲幼婦碑序相成叨稱奇遇君故善飯了
無纖恙乃入玄關復求神王斗室三月遂成陽
亢余往招之拒不相向逮及五月陽亢已極乃
自詣余面目黧黑食減二器喉中漸塞余亟勸
之神氣宜嗇君乃自諱謂疾何有自春及夏粒
遂絕口內若有物喀喀時嘔火動心煩癩語如
酒壽僅七々遂屬陽九鵬集承塵舟藏大藪啓
事前功竟成蝸走有子零丁方能成步誰其撫

之使立門戶羊舌下泣平生所慕耿々此心呼
天而訴言託金石以勒公墓

祭魏崑溟

昔賈誼以通達之才而不試於用黃生以縱橫
之學而未竟其長古今著論咸用惜之由今觀
之又孰有如公者乎公黻秀儒宗金昆玉季三
鳳聯翻難兄難弟始薦鄉書冠於燕山再戰南
宮震於八寰 天子嘉之欲置螭頭乃落奉常
伊誰之尤公有奇志跨世不平上書政府欲挽

奔泓乃兄侍御高墉射隼公實佐之教同不泯
尋改銓郎稍行其志端士昂首視為赤幟云胡
二豎遂入膏肓一卧不起秦醫失良嗟公少小
耽嗜文藝服官之日斥為末技壯夫情切胡乃
未竟遺恨雕蟲傷心水鏡譬彼大木未柱 明
堂譬彼良璞未鏤圭璋不佞里人感此特痛天
問徒成呼之莫應陳詞遣奠寄意蘭藻北望涕
泣有淚如濤

祭韓兩峰

惟公清白家世兮長厚性生早習墳典兮廢於
垂成家有田畝兮躬自服耕門對長河兮鷗鷺
為盟乃督令子兮攻文史早登嵬第兮披羅綺
筮仕南楚兮領司理千里迎養兮公心之就養
未幾兮公即旋輜曰余郎君兮正宜奔走公爾
忘私兮何取聚首去々復來兮曠違奚久豈期
歸來兮忽長逝別淚掩兮訃音至餘枕收兮為
靈位山鬼來兮響薜荔江蘿薦兮乖所嗜我計
司理兮情太苦今來弔公兮涕如雨簷竹之戛至

兮聞公語雙螭下兮復高舉儼若來兮又疑去
賦招魂兮公乎早歸四方不可以託處兮霜霰
霏微昔有人兮丁令威遼陽千里兮化雀歸城
郭無恙人民非棲息故止靜不飛况今令子兮
且釋素漸服大僚兮偉績樹秩滿馳封兮承恩
遇黃麻自天兮被塋墓生死榮光兮何怨訴

祭鄭南浦

嗟余生平締交維兄金石並堅生死同盟余方
垂髫公長數齡受學釣菴共事一經畫同鉛硯

夜對燈檠余方蒙昧不啓其明余多過舉公翼
之行余學多岐公示之程藉手公力黌校同鳴
更試文臺公特著教余也不佞後乎其瞠晚交
東泉倒屣蔡邕共試棘圍公數屢窮吾輩登第
公躡芹宮循資里選司訓儀封封有大老實維
張翁吾輩深交乃以薦公即任之初遂以登龍
酒杯言笑每得相從因公訊我又訊司農公能
歷之布之從容三人夙好賴公以通詎惟神交
儼若會逢公復造士樸棧范士知向方文教

隆宗西河夫子關西馬融宣化名高屢膺上獎
將陟榮華以耀吾黨乃擬鸞舉雲霄長往余復
招隱欲共宦壑漱山枕溪窮年俯仰胡天妬人
不不願厥想忽焉殞逝委命他壤香山夢斷洛社
難髣余獨何心能不吁噫逆公之旌搖而而至
拜公之柩仆不能植痛之裂肝揮之絕淚嗟公
之往余失儔侶顧瞻亭榭隔絕笑語秋月黃花
春風桃李光景依然誰其共此流水絃在知音
寧幾雞黍難約奚去一里余髮種之余意否之

因公自弔夜臺伊邇骨骸之樂南面可儼公其
勿專有客偕只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七終

逍遙園集選目錄

第十八卷文類八

書二十五首

報張嶠味

報王雲衢開府

報高中玄相公

報王暘谷叅知

報王鳳洲

報汪藻瀛柱史

報楊濮州

報石葵賈督府

報王敬美督學

報張周田

報趙敬思

報賈石葵開府

報張周田

報張嶠嶠

報余同麓

報張僉憲

報張嶠嶠

報方新渠太常

報省中故僚

報楊太守

報丘月林

報葉龍塘

報王元美司寇

報張嶠嶠大門馬

報王蓮洲

第十九卷文類九

書二十四首

報楊灑州

報羊蒿原司理

報李少莊

報李巽川

報王蓮洲

與友人辯疑

答陳學博

報葉龍塘憲長

報孔炎

報陳頻亭

報南陽谷吏部

報葉龍塘

報滑尹侯樂菴

答蔡侯

報翰林黃葵防

報張周田

報貴州巡撫張周田

報貴州巡撫葉龍塘

報張周田

報李于田

報潘司空

報高受所

報蕭漢冲翰林

報區海目翰林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八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太倉同伯王士騏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八

書二十五首

報張嵒峽

客歲旌駕過平陽曾寄語於敝邑之盧子又趙

金石書來備述倦々相念之雅則不佞固已聞而感之矣茲復遠辱問醜來自二千里外問詞懇切醜儀煩縲捧披未竟歡浹五內真不啻自天而下也感益不足言矣惟上谷重地虎狼群聚之所得門下長材坐鎮之駕馭鞭笞恩威互用市價不涌而和好益堅故上谷安而盧龍漁陽俱安則門下之功在疆場者非淺鮮也門下方且緩帶輕裘偕叅佐登覽賦詩氣臨瀚海則手叔子杜元凱之休暇不足數矣又何以顛越

為虞乎雖然不佞聞諸虜獨老酋厭兵然老酋之齒長矣安可長恃故羆虎不可狎而甲兵不可鈍在門下必有以策之無假書生之談矣不佞與東泉俱仗庇無恙小有著述以消永日遠附台覽知不滿風人一笑也

報王雲衢開府

不肖自投劾歸來猶得一奉瑤牘眷念懇切藏在中笥間嘗取一讀之不覺沾沾然喜氣發於眉睫間也翁丈高材絕世乃委頓兵戈歷有年

歲頃賭邸報知有開府之除則故人誠竊有慰
焉獨念九邊之地惟薊鎮為重開府之任惟薊
鎮為難翁丈處重地而肩難任欲亟為先事之
圖則時方狃於目前之安而不吾信欲因襲故
常則和好未足恃而將來必有不測之憂此薊
鎮之所謂二難也二難者既不可以語人而又
不可自諉則翁丈之所以日夜苦心者也夫龍
淵斷割乃見頓利鉛刀一試不缺則折門下長
材知必有以辨此矣何如袁生感翁丈生金之
恩居嘗每欲為國士之報茲聞顯擢慨然欲往
而曰此正某效命於王公之日也仗劍挾筴徒
步行千里其志甚壯翁丈感人若此又知薊鎮
不足為矣故於其行附此申候併道區區焉

報高中玄相公

不佞叨蒙門下知遇一歲三遷遂得濫竽首曹
日侍左右此其為恩何異生成哉歸來病伏丘
樊佩服雅德即一食時曷敢有忘春時渡河滿
擬一奉起居不期值有意外之變雷電在前道

路震恐乃令徘徊境上只尺不得一望見顏色
則私懷深用恨之比歸來知天日難掩惡謀敗
散此心則又不勝大慰將擬於華誕日特遣一
役奉候乃辱使者遠臨翰貺交集長跪三復感
切五內嗟嗟往事多端更僕難盡但念門下功
業蓋寰宇心事並日月朝野方依倚之迺自奉
違以來為時未幾而世變江河若此信乎功名
之際人所難處而任事之臣所以不易也刻下
幸留心黃老以養太和天祚國家必有自悟風

雷矣不任祈祝之至

報王陽谷參知

翁丈之居魏也凡三載餘而士民咸思之愈久
而愈不忘焉夫恒人用情猶若此况不佞於翁
內託同胞之雅而外結道義之懽草堂言笑咳
唾餘芳可挹可掇則一念懷仰之私益不足為
翁丈言矣聞翁丈治吳導以崇本節儉有不從
輒抵之法初若不便於吳人者久之則漸化於
翁人非軟美俗無綺麗果爾則倉公換醫遊四

方所至輒能易人肋骨愈膏肓者當為翁文道也何慰哉弟巖居無恙但小作臺館以寄河山之興而荷池以南起遲鴻臺下為招隱洞王元美氏為之記而小樓前又起讀書臺臺上有閣道下作見心亭前後洞然一徑上通跨小樓而過之總名之為著書亭每一登臺發卷則思及小樓著書之句而悵然興萬里之懷也謹此附聞倘更以大雅鄭重之則弟當匾置亭上時時如挹光風也餘私縷縷不盡

報王鳳洲

不相聞問者又復二載人壽幾何海內故人幾何乃形神閤絕若此亦足大唏噓矣前歲閱報見諸少閤詆大道初為振臂已復大喙謂不詆不足以見道此曇陽子姑以羣魔試足下令足下自堅耳不佞少於足下數歲然夙有疾病障自晤足下於漳水上足下導以文字乃有文字障今歷廿載來婆婆詞場精且銷亡亦庶幾厥障少除矣不知足下又當何以教之夫維摩不

病不禪稚圭不宰官不仙兩事者不佞竊自附
焉足下其謂之何不佞年來小有著述恐其以
塵緣見嗤不敢相聞今睹越中所梓史漢二籍
則皆足下叙之夫足下固不廢於應鼎乃不一
試之不佞毋亦為倒行矣乎望之望之肖甫南
北疆場軍民兩變頗費酬酢足下其無靳以籌
畫相資理也不腆引意惟麾存幸甚

報汪藻瀛柱史

不佞無所交遊獨與東泉公為綈袍友日坐起

一壘因得讀門下薦書則為之髮上指冠云夫
以東泉大節其為世瑞昭昭也而久滯弗出則
有世道之責者其孰不重憂之然憂之而竟無
如之何乃足下情激則辭奮辭奮則聽聳一旦
使主上省之主爵者行之明珠探頷白璧償
城茲豈非朝野之大快哉假令太史公而在則
誠願為之執鞭所忻慕矣若不佞者賦性狂魯
學術淺鮮昔與東泉雖小同急難後以不識忌
諱遂逐初衣此已枯木朽株生意溲然盡矣乃

辱大匠一盼及之則不佞淫淫然汗下也又相
念語切玄黃儀重長跼登嘉併當感入心骨且
欲妄託于昔人國士之感矣謹肅啓附謝不備

報楊牒州

宗漢雅有高懷足為同社晤語三日飄然東歸
孤鶴冥鴻徒令人翹首而已晤中不佞以八律
二絕贈之早時索和榻前渠嬰城自固冀登子
反之床而未可得今委頓而歸矣笑笑緣宗漢
湖海豪遊一晤即為知己固多為調笑之語併

為門下譚之其代白二首當令門下絕倒也宗
漢知門下於黃叔度之年可謂大奇門下金陵
往謁宗漢宗漢濮水來遊均之乃古人命駕意
也茲當秋風萬里客意蕭條綈袍故人極知念
之矣嘉會何如幸早示知不盡

報石葵賈督府

向歲辱華旌見過不佞得以鶻冠奉疑履濁酒
園蔬歡洽旦暮可謂人生奇邁故今數歲以來
猶尚使我林樹發彩戶牖留光真人紫氣日盈

盈於池臺高下間矣顧雲天隔遠無由再晤每
用悵悵乃春日睹報而知門下還朝尋寨惟
杖鉞開府畿南膺鎖鑰長城之寄亦何雄飛乎
夫水不蓄不湧矢不頓不急以門下之長材而
棲之嶧巖者且五六禩則明主胡不大受之
哉不佞罪廢餘息伏首何望乃藉門下推轂得
徼省中一薦此惟夙垢得湔以上不負知己之
矣敢即附跡王陽希情謝傳哉然三復來牘則
殊令人愧慙焉夫道旁之驥子方念而收之越
石父之賢乃平仲不難於解駮兩事傳芳千古
士之屈於不知己者動為借口而不佞燕趙人
也易水常流叢臺不改士生其間頗諳鼎知之
誼乃茲一顧之恩謹用鏤之心骨矣恃愛喋喋
主臣主臣嘉貺過豐登領不勝小刻二種附見
別况惟教之甚幸

報王敬美督學

日者僭懇門下贄以不腆敝儀方有豚蹄孟酒
之愧乃辱銀筭新刻是重之愧矣足下東山久

卧簡命再及非秦則越非越則閩選擇任使
俱當海內文物之區則足下尚不可以命駕乎
又閩中昔宗子相徐子與所遊地也二君相繼
著高名士林以為無負七子乃足下茲往閩士
望見足下如見二君足下弘宣教義愈益不啻
如二子之名高矣羨之羨之謹因風便附上尺
書少布忻慰之私小懇想已得完惟函致為望
小刻百將提衡一部呈覽惟教之手書新詩精
絕莫加不佞手之欲穿矣其幔亭武夷之詠可

無一附天南過鴈乎小兒極荷父師之愛願冰
月未能濡豪求益執簡門牆當有時也不盡

報張周田

冬日拱辰自長安致門下書儀至不佞西向登
嘉尋有裁復亦付拱辰青鳥西飛何尚未至耶
茲復自救郡司理公處得門下翰讀之相期之
雅若欲解支祁之鎖而縱之於江湖意至渥也
願不佞曷足以當之不佞昔以佯僵失酒得過
貴人遂至不解今貴人雖已去而人猶意其復

來故未敢即犯其所忌拱辰丈心事幾為之碎
時日未至雖后稷如此黃茂何哉所幸門下開
府雄鎮羌胡畏威懷德大著聲猷拱辰坐中臺
持法紀謝絕一切無名之餽兩緜袍意氣英英
行且聯步而曳九重之履其為不佞之慰何如
也夫一王揚得志且足彈賁禹之冠矧左提右
携若吾二丈者在則故人豈終南冠作楚囚哉
是在二丈努力而已疆場肅靜制府休暇愛弟
賢郎環侍杯酒抽毫賦詩論說今古則宦學不
惡矣憶之憶之胤兒誦習如常承念屢及增之
氣色不淺也併謝

報趙敬思

連捧赤牘獎引過甚愧何以當所賜扇頭之作
次聯無鹽刻畫用事本色未聯空清有致問之
作者恐亦不能自解詩如此乃為羚羊挂角之
妙不佞捧啗池上俄而風雨大作自朝及午登
臺一望四野霑足豈神物之出若龍吟虎嘯固
自有關於風雲乎何其機之相符而事之偶值

者也慰之慰之隨成小詩二首稍見賡倡謹錄
請益焉旱災流行人情洶洶時雨既降遂獲安
堵第不知自救邑而郡自郡而都可同此霑足
否安得天心仁愛八荒流澤以均荷有年乎所
諭二批原擬留喬梓序中用乃盡出之他日筆
端能無費搜索也耶

報賈石葵開府

小集仰荷台指得成善本倘由此布之藝苑謬
枉重價則所謂蒼蠅附驥者非耶感之感之地

方春夏不雨流亡滿道所賴明公大疏題請尺
書存撫無事不及無微不至焦勞之苦蓋可想
見用是有司奉法民霑實惠白馬黎陽之間雖
小有劫奪如狐豚燭火旋就捕滅耳今幸天降
大雨霑足特甚即早禾無成而晚田盈野油油
可望麥田盡墾種可及時民之流亡往來半之
蓋其往者遠道之人即得雨而行不能已者也
來者本鄉之人聞雨而歸理廢業者也若伏門
下神靈秋禾得盡成熟則秋冬之交赤子可盡

復舊業不足重厘執事峻矣大抵畿內與河南
山東接壤若三處俱災誠可大憂今畿南災而
二處俱大稔粟米市販若汎舟之後而流亡至
彼又皆樂業無與為萑苻之藪雖不幸於畿南
豈不幸有兩地也哉緣門下憂甚故此吐實奉
復惟亮之幸甚

報張周田

疆場萬里乃得數捧鴻書幕府休暇綈袍眷戀
均可想見又其詞采飛翻皆英雄語有露布檄

文之韻此時雖有陳琳書記王粲從軍恐亦操
管結舌無能贊一詞矣僕嘗謂衛霍無文韓范
不武故其勲績亦旋起旋隳乃門下無材高出
千古則賀蘭長城增高萬仞中原兄弟咸英英
多氣色也慰且何如拱辰遷貳中臺風節自持
一時盡傾不謂疇昔酒杯三人乃兩化神鵬又
回翔槍榆學鳩日有啣尾聯翻之思固知兩文
之高情驅古今而不俟不能任矣元美起家南
爽鳩上疏不省想早晚驅駕或即有北闕下

之命也。門下居外日久，文武吉甫，禹邦為憲，代長西臺，拱辰其有意乎？不佞蓋日望之矣。不備報張嶠峽。

春日趙伯完自都中旋齋，手書彩幣之惠，更以雙竿令兩生對飲池臺，如常侍足下丈夫之用情於知己，何其雄乎？不佞兩生誠沾沾然有餘感也。方圖附謝而忽聞足下有越中之行，簡命嚴切，風雨而南，不佞為錯愕焉。夫越中之變，雖由軍士素憍，然亦吾輩激成之，是不講於養虎。

之說矣。養虎者不敢以多物與之，恐其爭之之怒也。不敢過時而不與，恐其饑餓咆哮而欲噬人之怒也。量其多寡，時其饑飽，而後虎之性得與人相馴。乃茲羣虎在園而飼之者，不免較計於隻豚鬻脯之間，固知咆哮食人之所不免也。可獨尤於虎乎？今廟堂特以足下撫之，又假便宜令足下得以伸縮其手，則不動聲色而使羣情安堵者，乃足下譚笑事耳。曷敢為足下贊一籌乎？聞變作之日，諸司束手，可謂大困而王

郎者乃能慷慨發言指拭悅衆立還武臣為御
而歸想見意氣英英不負為大司馬兒郎也彼
中有此君足贊籌畫矣茲長洲劉尹人便附此
區區小詩二章書扇奉覽翰墨數種附上憲府
嚴肅未敢以幣將亮之幸甚

報余同麓

前歲因袁生附上尺書尋得還荅頗悉相念之
雅今冉冉及三歲復緣豚兒光胤赴試再附訊
焉豚兒京邸時方六七齡遶門下鄰子視之遊

今已弱冠能奉書謁門下相見之初門下其
無依依故人乎兒從陳本容學書頗諳王趙意
謹命書扇併雜書俚詩共呈電矚以發一噓也
弟近頗諳內養前疾遂得支吾乃耽意山水城
內為逍遙園八景中起遲鴻臺王元美為記紀
之近復稍稍於東郭外引水為西湖可數畝中
置蘇堤嚴灘雲閣帶郭堂青蓮館垂柳軒觀魚
橋凡古人名蹟平生豔慕而不可見者皆題名
收貯而又誅茅築土簡以為制今時方盛夏蕩

舟池中荷花當棹萬朵繽紛翡翠鷺鷥人而
飛時復與拱辰着短衣行淺水手擢蓮房雪藕
絲佐冰漿而飲之以大為愉快因追憶往昔與
丈每遇花期輒相邀為賞故當此樂境沾沾然
念丈不已矣得毋為灸背翁乎倘讀之起興揮
手為數語俾弟鑿之石以為盛事則大幸也何
如

報張僉憲

與老丈同灌園漳水上乃隔十餘歲不獲一晤

譚有愧昔人之命駕多矣茲枉瑤牘縷縷皆真
實語把讀再過炎暑生涼何慰如之所諭刻詩
去取乃山中無事一時手錄但取其詩不計其
人如李陵降虜而為古詩稱首王維後進而唐
列之四家其它若霍博陸張曲江不得而與焉
蓋麟自有角鳳自有毛虎自有皮熊自有蹠論
皮者不論角論蹠者不論毛物誠各自有長故
取者因之不得以此而易彼也若其物之貴賤
則譜記固已詳之矣亦何必無取之乎且吾郡

諸公之詩亦未盡見而论文二首尋被吳中人
携去裝用至今未還兄有原稿可因便寄下弟
當代竄一二字置之集中庶藉鴻筆為不朽也
雲樵張子清雅絕俗所精二技頗一試之然暑
中揮汗不暇未竟其長但時與共坐問訊故人
深以悉動定為慰耳於其行贈之二絕喻吾兩
人歸來之意謹命小兒錄扇呈覽必發一大噱
矣

報張嶠味

浙之役人人咸為門下危之乃門下則不動聲
色使元孽受首若驅狸奴行鼠窟中無不嚙其
喉而出之茲其為功固已竒矣頃復薊遼告捷
俘斬過當 聖心嘉悅 褒寵異常此即勒燕
然封狼居胥不過也又何雄哉總二功而計之
吳越之變心腹也薊遼肩臂也愈肩臂之疾固
難而愈心腹尤難知門下亦必以自計之矣不
佞衰頽餘息安意林壑惡有它望乃過辱門下
齒及感曷可言元美起家南京北或未肯即出

然海內實有安石之望洪辰再起大有藉於台
底今立朝英英可謂不負知己哉材官遠臨
錫以多儀長跼登嘉感深肺腑矣

報方新渠太常

與足下即之一邂逅然往從子完文處讀足下
貽書於尤山人集中窺大雅一斑則不佞於足
下有神交矣茲復手書佳刻遠自南天而下不
佞莊讀數過書詞引重過甚使人踞踏刻詩珠
璣滾滾隨手傾瀉尤令人意氣飛揚恍然與足

下抵掌千古也夫古今人為詩者無慮數百家
然在開元天寶之間獨推李杜弘治正德之間
獨推何李者豈非以其用意不遠人情而構詞
冠冕乎若足下諸詩則真四氏之後王鉢釭矣
不佞謹貯之十齋將圖付之剞劂氏以為詞林
之金篦指也計足下且由南而北大河之陰為
華轂朱輪之所輻輳往張肖甫王元美張助甫
俱曾頓駕於此為三日之飲至今逍遙園留勝
跡焉不佞於足下有佇望矣足下其有意乎外

新刻一部小詩二冊附扈台鑒不盡

報省中故僚

前歲從劉長洲附啓致候不謂足下已待次都門遂致相左已而足下復委頓而歸不佞文熙聞之與拱辰為扼腕者累日焉既而思之則天之所以成足下也夫足下席名閥持三寸管戰海內士所至辟易人固無不指而畏之者而足下又掀眉昂首慨慷以論天下事見人不平雖貴弗之能下此其為豪舉之行而梯怨罔讒有

自來矣故文熙用此一敗塗地而拱辰一敗幾死今足下塗地不至文熙而幾死不至拱辰存一劍以枝盟主留三敗以振殺師顧不深足下之涉歷而多其智力也哉足下其尚何尤且昔屈子賈生皆以意外得讒故終身孤憤壯士至今惜之若樊於期袒背奉人以頭荆卿箕踞長笑銅柱下高漸離以餘勇引筑秦殿上此皆見定不悔故生氣至今可想而舞陽死灰後足貽笑千古耳足下其尚以見定不悔為念而以死

灰為羞蓄精斂銳安神養氣屈伸隨時出處待
之則莊生之所以善用刀而老氏之所為小兒
造化者矣何如不佞廢病之餘亦何足以知此
然每當抑鬱思及數子輒用爽然對病之劑故
敢為同病者一談之足下誠一有味其言則必
喜見眉端不必七蕝以起公子矣足下詩調甚
高但多涉愁苦令人慘不忍讀此工部蜀中體
也若再以工部長安體濟之則大善矣外國中
雜列聊用附覽

報楊太守

所示諸詩體格雄深纒纒有致詩序詞峯峻拔
筆意婉轉既不顯示褒貶而北山頭地自隱然
若文人峯也大抵今人詩論頗不平後往往以
口語劫人人亦往往畏之而莫敢為異譚若足
下之論真可為詞林作赤幟也獨為北山公伸
冤乎夫唐人為詩所重在調而事與景次之事
而無調則實而寡味景而無調則虛而不情惟
杜工部兼得之故為大成下此而岑王則有得

有不得其又下則或得其一二亦足以傳世此
唐人之大較也我朝獨稱何李而何主爾雅
李主雄豪各緣才情所近為之總之則皆純乎
唐調者也近世深者得其序事淺者得其布景
薄唐人於不足為而更做之於所不知何人即
如歷下人亦謂其用事艱深當以一劑下之令
出如拳物數十可也北山公詩乃不幸而久為
此類所壓今又何幸而為足下所伸乎喋喋之
語惟足下教之

報丘月林

秋日袁生齋門下手翰至蓋門下榻上之言也
真意疊疊墮落肝膽鄙人何足以堪之比魏光
祿北來則又述門下惓惓顧念之意若欲舉而
加之於膝乃不覺泣數行下焉夫古稱如故猶
假傾蓋門下知我顧得神交在門下固誠高誼
驅古而不佞則慄慄然有戴盆之懼矣夫不佞
生長趙魏之鄉習聞平原無忌之風故早年好
急人之難而忘其身中年罷歸乃發篋書伏讀

之窮歷今古翻然大悟始知士貴返朴守真而
意氣者危術也才辨者窮術也好事者來敗之
道也故退而耕於野日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冀
終此生足矣胡有它望也耶乃門下頽時時齒
及夫越石父胥靡也而平仲脫之管夷吾囚後
也而叔牙薦之兩人固誠竒遇然僅千古而一
見不佞豈其人乎此其所以慄慄而抱懼也又
門下過虛每求藥石之言夫桓侯惟自以為無
疾故扁鵲始而欲投劑繼則望之而走今門下
不自謂無疾而時求藥石則上醫自醫殆門下
之謂矣何藥石之假人又不佞方抱痿痺之症
欲就倉公之門而亦何藥石之敢云且門下不
見北闕下事乎方今本號和平無事而一二小
術者乃故發難端屢投劫劑於以上搖主人而
下危當事必至自敗而後已此可為國醫者一
笑也恃愛謾譚惟教之幸甚

報葉龍塘

秋日得滕縣書讀之良慰茲又專枉材官齎賜

瑤牘不佞方披鶴氅犯冰雪索梅枝消息而忽
不覺黍谷之春風習習下矣又何慰如之門下
所蒞即古之盧龍塞今國家之鎖鑰也 主上
簡任於此念為匪輕它日建節登壇直此一轉
移耳門下殆亦自亮之乎願門下謂邊事俱如
門下疇昔之所策者以重為國家憂不佞因默
許之虎豺無厭久畜庭中啖食少乏動至噬人
減兵養虜彼飽我饑人狎目前禍伏不測三衛
屬夷外示服我而內實通虜發我虛實教虜增
幣寇盜無時門下之憂或有在此乎夫門下始
而能預策之今乃身任之能策之故能治之其
策之者望氣色之醫也其治之者用湯熨之醫
也若更因循不已使病入骨髓則扁鵲有投劑
而走矣門下其謂之何恃愛敢緩頰一談叔牙
知我必不以三北而斥之也

報王元美司寇

故高令人來述門下據弁山上召而訊不佞語
春溫如家人然皆出手牘之外至讀手牘云云

則又去人不能述也足下其重念於不佞哉去
人又述足下素髮丹顏上下弁阿體脩脩如孤
鶴嘆以為異人不佞獨以為方今三王穀譽如
日星行天荆公既以拜相小美又以入閩則繼
此而徵車當下爽鳩公矣足下豈得久長矣
山稱異人乎不佞仰藉鴻庇謀得省中一薦此
惟周公義重又同病故能伸羊舌氏而以其身
為邾大夫宅可復望乎近聞少司馬云陸少宰
以門下之知知不佞亟言當事者欲即錄之今

少宰南矣而當事者欲俟東人事定嗟嗟東人
中於臺郎白簡時不佞以當事之命徃止之捧
漏卮沃焦釜惟恐或後而乃以不滅成嫌至不
可解而夷陵君遂借之以甘心豈非命與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不佞誠安意已矣而但以此心
之不白為恨故與門下一再披之又所幸足下
棹契無恙詩歌人傳頌之不佞得終母以二事
累足下乎小學一隻賜銀所成以其一奉上留
其一自酌妄意為它日唯雄劍也小刻百將提

衡一部奉覽杜當陽射不穿札而諳於左氏兵
機今之士恐不然矣門下不佞旗鼓帥也幸教
之小懇想已得完惟亟賜是荷

報張嶠嵯大司馬

兩於左司馬公處得大司馬門下手牘初謂不
佞隔於例則亦已矣乃竟破例為之嗟嗟此足
以仰見門下之苦心矣夫秦醫雖良不攻膏肓
之症大匠雖巧不顧社中之櫟彼誠慎重其技
不欲輕試之也不佞在天壤間於症為膏肓於

木為社櫟門下乃犯秦醫之忌而與司命競功
破大匠之守而與造物爭巧此其高誼雄畧豈
不百萬怕人哉不佞感之不覺涕數行下矣夫
不佞趙魏之俠兒耳平生不敢忘一飯之報乃
門下之惠渥矣且也履卿相之位處清熙之朝
此時而即有夷門刎首要離斷臂悉無所用之
其何報之敢云若但以門下神靈獲復覩天日
領偏師之任鼓行漁陽上谷之間則上之為
主上宣揚令德次之為門下堅明約束使疆場

無事虜不生心若杜元凱不辱羊叔子者是則
所報門下耳它復何言哉書將發而有司忽以
瑤函佳扁朱題至冰雪巖扉頓生華耀併此附
謝不既

報王蓮洲

省中肝夕追趨析肝歷膽有同儕所不能知而
吾兩人所獨知者此何異手足肉骨之情哉乃
未幾而老丈西歸熙亦南還萍逐梗斷及今十
餘歲中間人事升沉世變滄桑蓋百千萬狀矣

自聞旌節駐曹只尺提封實有側身往從之願
君家兩弟聯步春宮大魁寰宇今古盛事萃於
一門不佞睹報踴躍百踰恒人不腆致賀勃勃
有懷而以丘樊之夫自分終止乃茲遠辱嘉牘
有故人綈袍之誼披讀未竟歡洽五內南金之
感真不啻言矣恭惟老丈坐鎮雄藩法紀嚴明
道路至不敢拾遺江沱海潤鄰封實重有藉焉
計不刻自當華轂朱輪馳驅燕趙之間故人仰
藉益不止此不佞家居無事小有著述恃愛呈

覽冀發一噓云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八

